

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覽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明 馮琦 撰

陳邦瞻 輯

賈似道要君

度宗咸淳元年夏四月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初理
宗在位久儲宮尚虛帝時在忠邸欲立為嗣以問宰相
吳潛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理宗



怒似道聞之因陳建儲之策意在傾潛潛去而似道獨相帝遂立為太子既即位以似道有定策功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為周公理宗山陵事竣徑棄官還越而密令呂文德詐報蒙古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詔起之似道乃至欲以經筵拜太師而典故須建節乃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羸人之極致耳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出復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舊制節出撤闕壞屋無例節理以示

不屈至是人皆駭異

二年春正月江萬里罷時賈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拜留
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
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為下殿因舉笏謝萬里曰
微公似道幾為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經筵每
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
對王夫人稍知書帝語夫人以為笑似道積慙怒謀逐
萬里萬里亦四上疏求退乃以資政殿大學士奉祠

三年二月賈似道上疏乞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日四五至中使加賜日十數至夜即交卧第外以守之特授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決于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克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闕白不敢行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納賂

求美職圖為帥閩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一時貪
風大肆兵喪於外匿不以聞民怨于下誅責無藝莫敢
言者太府寺主簿陳蒙嘗入對極言似道為相國政闕
失後為淮東總領似道誣以貪污安置于建昌軍籍沒
其家

六年八月癸巳賈似道屢稱疾求去帝至涕泣留之不
從詔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尋又詔入朝不拜朝退
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復詔十日一朝時

蒙古攻圍襄樊甚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

閒堂延羽流塑已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

者為妾日肆淫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有

妾兄來立府門若將入狀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羣

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酷嗜寶

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殉葬

矣發其塚取之人有物求不與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

朝雖朝享景靈宮亦不從駕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

日帝問曰襄陽已圍三年矣柰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
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
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 時賈似道
欲制東南士心乃令御史陳伯大請置士籍開具鄉里
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鄉鄰結勘於科舉條制無礙方
許納卷又嚴後省覆試法比較中省元卷字蹤稍異者
黜之覆試之日露索懷挾有李鈞孫者少時戲雕股間
索者視之駭曰此文身者事聞被黜時邊事危急束手

無策而以科舉累士人其悖謬至此

八年九月辛未有事于明堂以賈似道為大禮使禮成
幸景靈宮將還遇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
兄顯祖為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道逢輦還
宮帝曰平章得無不可顯祖給曰平章已允帝遂歸似
道大怒曰臣為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
日出嘉會門帝固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為
尼似道始還似道專恣日甚畏人議已務以權術駕馭

上下以官爵牢籠一時名士以故言路斷絕威福肆行
相視以目

十年春正月賈似道母胡氏死似道歸越治喪詔以天
子鹵薄葬之起墳擬山陵百官奉襄事立大雨中終日
無敢易位者既葬詔似道起復遂還朝

蒙古陷襄陽

度宗咸淳三年十一月蒙古主徵諸路兵命阿珠經略
襄陽先是景定二年蒙古主以朝廷拘囚郝經屢遣使

詳問不報乃諭將士舉兵攻宋且下詔曰朕即位之後
深以戢兵為念故前年遣使於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務
遠圖伺我小隙反啓邊釁東剽西掠曾無寧日朕今春
還宮諸大臣皆以舉兵南伐為請朕重以兩國生靈之
故猶待信使還歸庶有悛心以成和議留而不至者今
又半載矣往來之禮遽絕侵擾之暴不已彼嘗以衣冠
禮樂之國自居理當如是乎曲直之分灼然可見今遣
王道貞往諭卿等約會諸將秋高馬肥水陸並道而進

以為問罪之舉時賈似道方論鄂功專務欺蔽朝廷不以聞似道又忌諸將欲污蟻置之罪乃行打算法於諸路以軍興時支取官物為贓私於是趙葵史巖之杜庶皆坐侵盜掩匿罷而向士璧曹世雄下獄死劉整時為潼川安撫使亦以邊費為蜀帥俞興所持整素與興有隙自遣使訴于朝不得達心益疑懼遂籍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降于蒙古整驍將也蒙古既得整由是盡知國事虛實南伐之謀益決而似道自若不以為虞時呂文

德守鄂有威名整言于蒙古主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使賂以玉帶求置榷場于襄陽城外以圍之至鄂請于文德文德果許之遂開榷場于樊城築土墻于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壁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勢益熾文德知為所賣然已無及矣至是整又言于蒙古主曰攻宋方略宜先從事襄陽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戍使宋得竊築為強藩如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遂徵諸路兵命阿珠與整經略取襄陽阿珠

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于此以斷宋餉
道襄陽可圖也遂城其地呂文煥大懼遣人以蠟書告
呂文德文德怒且罵曰汝勿妄言邀功賞設有之亦假
城耳襄樊城池堅深兵儲支十年今呂六堅守果整妄
作春水至吾往取之比至恐遁去耳識者竊笑之

四年九月蒙古劉整與阿珠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
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
矣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為船

而習之練卒七萬遂築白河城以逼襄陽

五年三月乙卯蒙古軍圍樊遂城鹿門 己未詔浙西

六郡屯田設官督租有差 辛酉京湖都統張世傑將

兵拒蒙古圍樊之軍戰于赤灘圍敗績 秋七月夏貴

襲蒙古阿珠于新郢敗績初貴以沿江制置副使援襄

樊乘春水漲輕兵部糧至襄陽城下懼蒙古軍掩襲僅

能與呂文煥交語而還及秋大霖雨漢水溢貴分遣舟

師出沒東岸林谷間阿珠謂諸將曰此虛形不可與戰

宜整舟師以備新城明日貴舟果趨新城至虎尾洲為
阿珠所敗士卒溺漢水死者甚衆范文虎復以舟師援
貴至灌子灘亦為阿珠所敗文虎以輕舟遁十二月
癸酉呂文德卒文德以許蒙古置榷場為恨每曰誤國
家者我也因疽發背乞致仕詔授少師封衛國公至是
卒

六年春正月以李庭芝為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樊
時夏貴范文虎相繼大敗及聞庭芝至文虎貽書賈似

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於
京闈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即命文虎之兵從中制
之庭芝屢欲進兵文虎但與妓妾嬖倖擊鞠飲宴為樂
以取旨未至為辭 十二月己亥蒙古張弘範言於史
天澤曰今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
也然夏賁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
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
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

之之道也天澤從之遂城萬山徙弘範軍於鹿門自是
襄樊道絕而糧援不繼七年五月蒙古詔東道兵圍襄
陽各道宜進兵以牽制之於是秦蜀行省平章政事賽
音謂德齊展斯迪音率諸將水陸並進鄭鼎出嘉定汪良臣出
重慶扎拉布哈出瀘州所至順流縱筏斷浮橋獲將卒
戰艦甚衆六月范文虎將衛卒及兩淮舟師十萬進
至鹿門時漢水溢阿珠夾江東西為陣別令一軍趨會
丹灘犯其前鋒諸將順流鼓譟文虎軍逆戰不利棄旗

鼓鑿仗乘夜遁去蒙古俘其軍獲戰船甲仗不可勝計
八年五月己巳李庭芝將兵救襄陽時襄陽被圍五年
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之幸城中稍有積粟所乏者
鹽薪布帛爾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寘蠟書於髻藏
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荆郢救援至隘
口元守卒見積草多鈎致欲為焚爨之用泅者遂被獲
於是郢鄧之路亦絕至是詔李庭芝移屯郢州將帥悉
駐新郢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偵知襄陽西北一

水曰清泥河源於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
為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
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
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素為諸將所服俾為都統號
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
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乘順流
發舟百艘稍進團山下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
火鎗火炮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碇出江以紅

燈為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而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元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鐵絙攢棧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鋒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踴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遡流而上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身中四鎗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將驚以為神結塚歛葬之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

蠟書赴范文虎于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
十里列撒星椿雖魚鰈不得渡二人遇椿即鋸斷之竟
達郢還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
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泊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
過被捷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
銜枚隱迹乃舉砲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絙破圍冒進
元兵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河阿珠劉整
分艤戰艦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燭天如

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兵
以為郢兵未會喜躍而進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即
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軍也蓋郢兵前二日以
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
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且出於不意所部殺傷殆盡
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珠于櫃門闕阿珠
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令降卒四人舁貴屍至襄
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乎此是也守陴皆哭城中喪氣

文煥斬四卒以貴附葬順塚立雙廟祀之 時朝廷患
劉整為元用荆湖制置李庭芝請以整為盧龍軍節度
使封燕郡王朝廷從之遣永寧僧齋告身金印牙符及
庭芝書期致之僧既入元事覺元主教張易姚樞雜問
整自軍中入見元主曰此宋患臣用兵襄陽欲以此殺
臣耳臣實不知元主賞整使還誅僧且令整移書來責
執政

九年春正月乙丑樊城陷樊被圍四年范天順牛富力

戰不為衄富又數射書襄陽城下期呂文煥相與固守
為唇齒未幾阿爾哈雅得西域人所獻新礮法乃進攻
樊破外郭張弘範為流矢中其肘束創見阿珠曰襄在
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
若截江道斷援兵水陸夾攻則樊破而襄亦下矣阿珠
從之初襄樊西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一木江中鑊以
鐵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以為固至是阿珠
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燔其橋襄兵不能救乃以兵截

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遂破天順仰天嘆曰生為宋臣
死為宋鬼即所守地縊死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死
傷者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
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裨將王福見富死嘆曰將
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 二月庚戌呂文煥
以襄陽叛降元襄陽久困援絕撤屋為薪緝關會為衣
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于朝賈似道累
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樊城既陷復申請

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為帥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帝從之時羣臣多言高達可援襄陽者御史李旺入言於似道似道曰吾用達如呂氏何旺出嘆曰呂氏安則趙氏危矣文煥聞達且至亦不樂以語其客客曰易耳今朝廷以襄急故遣達吾以捷聞則達必不成遣矣文煥以為然會獲元哨騎數人文煥即繆以大捷奏然不知朝中實無援襄事也未幾阿爾哈雅帥總管索都等移

兵破樊攻具以向襄陽一礮中其譙樓聲如震雷城中
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初劉整嘗躍馬獨前與文煥語
為文煥伏弩所中幸甲堅不入至是欲立碎其城執文
煥以快意阿爾哈雅不可乃身至城下宣元主所降招
諭文煥詔曰爾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宣力于主固其
宜也然勢窮援絕如數萬生靈何若能納款悉赦勿治
且加遷擢文煥狐疑未決因折矢與之誓文煥乃出降
先納筦鑰以獻城邑且陳攻郢之策請已為先鋒阿珠

入襄陽阿爾哈雅遂偕文煥朝燕元主以文煥降命如
詔遷擢事聞似道言于帝曰臣始屢請行邊陛下不之
許向使早聽臣當不至此文煥兄文福文德文福知廬
州文德子師夔知靜江府俱上表待罪似道庇之詔皆
不問 三月詔建機速房子中書襄城既失賈似道復
上書言事勢如此非臣上下驅馳聯絡氣勢將有大可
慮者帝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似道乃建機速房以
革樞密院漏泄兵事稽遲邊報之弊 夏四月宣撫司

參議官張夢發陳危急三策曰鑠漢口岸曰城荆門軍
當陽界之玉泉山曰峽州宜都而下聯署堡砦以保聚
流民且守且耕并圖上築城形勢似道不以上聞下荆
湖制司審度可否事竟不行 六月己丑給事中陳宜

中言襄樊之失皆由范文虎怯懦逃遁乞斬之賈似道
不許止降一官監察御史陳文龍言文虎失襄陽猶使
知安慶府是當罰而賞也趙潛乳臭小子何足以當大
聞之寄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知撫州旋又使臺

官李可劾退之汪立信言臣奉命分閩延見吏民皆痛

哭流涕言襄樊之禍皆由范文虎及余興父子文虎以

三衙長聞難怯戰僅從薄罰有子天順守節不屈猶可

少贖其愆興奴隸庸材務復私怨激叛劉整流毒至今

其子大忠挾多資為父行賄且自希進雖寸斬未足以

快天下之忿乞寘重典則人心興起事功可圖詔除大

忠名循州拘管時國勢危甚陳仲微上封事其略曰誤

襄者老將也失襄之罪不專在於庸聞裨將孩兵也君

相當分受其責以謝先皇帝在天之靈天子若曰罪在
朕躬大臣宜言咎在臣等宣布十年養安之往繆深懲
六年玩寇之昨非救過未形固已無及追悔既往尚愈
於迷或謂覆護之意多尅責之辭少謂陛下之哭師之
誓師相飾分過之言甚非所以慰恤死義祈天悔禍之
道也往往代言之知體之士翹館鮮有識之人吮脂茹
柔積習成痼君道相業兩有所虧方今何時而在廷無
謀國之臣在邊無折衝之帥監之先朝宣和未亂之前

靖康既敗之後凡前日之日近冕旒朱輪華轂俛首吐

心奴顏婢膝即今日奉賊稱臣之人也強力敏事捷疾

快意即今日畔君賣國之人也為國者亦何便於若人

哉迷國者進惱憂之欺以逢其君誤國者護耻敗之局

而莫敢議當國者昧安危之機而莫之悔臣嘗思之今

之所少不止於兵闖外之事將軍制之而一級半階率

從中出斗粟尺布退有後憂平素無權緩急有責或請

建督或請行邊或請築城創聞駭聽因諸間有辭於緩

急之時故廟堂不得不掩惡於敗闕之後有謀莫展有
敗無誅上下包羞噤無敢議是以下至器仗甲馬衰頹
胤涼不足以肅軍容壁壘堡柵折樊駕漏不足以當衝
突之騎號為帥閭名存實亡也城而無兵以城與敵兵
不知戰以將與敵將不知兵以國與敵光景蹙近目睫
矣惟君相幡然改悟天下事尚可為也轉敗為成在君
一念間耳似道大怒乃出仲微江東提點刑獄

度宗咸淳十年春正月元阿爾哈雅言荆襄自古用武

之地漢水上流已為我有順流下驅宋必可平阿珠又
言臣略地江淮備見宋兵之弱今不取之時不能再元
主趣召史天澤同議天澤對曰此國家大事可命重臣
一如安圖巴延都督諸軍則四海混同可計日而待矣
臣老矣如副將者猶足為之元主曰巴延可以任吾此
事矣阿爾哈雅因言我師南征必分為三舊軍不足非
益兵十萬不可遂詔中書省僉軍十萬人 六月元主
諭諸將率兵南伐且數賈似道違約執郝經之罪詔曰

爰自太祖皇帝以來與宋使介交通憲宗之世朕以藩
職奉命南伐彼賈似道復遣宋京詣我請罷兵息民朕
即位之後追憶是言命郝經等奉書往聘蓋為生靈計
也而乃執之以致師出連年死傷相藉係累相屬皆彼
宋自禍其民也襄陽既降之後冀宋悔禍或起令圖而
乃執迷罔有悛心所以問罪之師有不能已者今遣
汝等水陸并進布告遐邇使咸知之無辜之民初無預
焉將士毋得妄加殺掠有去逆效順別立奇功者驗等第

遷賞其或固拒不從及逆敵者俘戮何疑 秋七月罷

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立信移書賈似道謂今天下之勢
十去八九誠上下交修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
趨事赴功之日也而乃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月
緩急倒施卿士師師非度百姓鬱怨欲上以求當天心
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者不亦難乎為今之
計者其策有三夫內都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
實外禦筭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

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
督其尤要害處輒三倍其兵無事則屯舟長淮往來游
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
相應援以為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
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涖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
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為辭請禮而歸之
許輸歲帑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儲稍休藩垣稍固生
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

也銜壁輿櫬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詬
曰瞎賊狂言敢爾益立信一目微眇云尋中以危法廢
斥之 是月元巴延南攻陞辭元主諭之曰古之善取
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不嗜殺是吾曹彬也 九月元
呂文煥以巴延趨郢州劉整以博囉干趨淮西巴延分
大軍為兩道自與阿珠由襄陽入漢濟江以呂文煥將
舟師為前鋒博囉干由東道取揚州監淮東兵以劉整
將騎兵先行巴延一軍自分三道索都將一軍由棗陽

哨司空山翟招討將一軍由老鴉山徇荆南而自與阿
珠帥阿樓罕張弘範諸軍水陸趨郢旌旗延袤前後數
百里 丁巳元巴延至溧水前部將武顯言水溢未可
渡巴延曰此小水不敢渡敢渡大江耶使一騎前導麾
諸軍畢濟遂薄郢州軍于城西時張世傑將兵屯郢
在漢北以石為城新城在漢南橫鐵絙鎖戰艦密植樁
木水中夾以砲弩凡要津皆施杙設攻具元軍襲城世
傑力戰元軍不能前遣人招世傑不聽阿珠獲俘民言

沿江九郡精銳皆萃于二郢若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
 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由中拖船
 入藤湖轉而下江僅三里呂文煥亦以為便諸將曰郢
 城我之喉襟不取恐為歸路患巴延不從遣總管李廷
 劉國傑攻黃家灣堡拔之諸軍破竹席地盪舟由藤湖
 入漢巴延阿珠殿後不滿百騎郢州副都統趙文義帥
 精騎二千追之至泉子湖力戰而敗巴延手殺之郢卒
 皆潰元兵進至沙洋遣俘持黃榜檄文入城守將王虎

臣王大用斬俘焚榜文煥復至城下招之亦不應日暮
風大起巴延命順風掣金汁礮焚其廬舍烟焰漲天城
遂破生擒虎臣大用餘悉屠之進薄新城文煥列沙洋
所馘于城下縛大用等至壁使招降都統邊居誼不答
明日又至曰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以為降已馳馬
至伏弩發中文煥右臂并馬仆幾鈎得之衆挾文煥以
他馬奔走會其總制黃順副將任寧俱出降其部曲多
欲縋城出者居誼悉驅入當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

居誼以火具却之旋蟻附而上居誼度力不支拔劍自殺不死赴火死所部三千人猶力戰悉死焉巴延壯其勇購其屍觀之遂進攻渠復州居誼隨人初事李庭芝積戰功至都統制至是死節事聞立廟死所 十二月元巴延至蔡店大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觀漢口形勢時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彌亘三十餘里王達守陽邏堡朱禩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軍將馬福言淪河穿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江巴延使覘

沙燕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巴延乃進圍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巴延乘間遣阿樓罕將奇兵倍道襲沙燕口奪之因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轉沙燕口以達江戰艦萬計相踵而至以數千艘泊淪河灣口屯布蒙古漢軍數十萬騎于江北遣人招諭陽邏堡不應因以白鶴子千艘攻之三日不克巴延因密謀於阿珠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汎舟直趨上流為擣虛之計

明日渡江襲南岸已過則急遣人報我阿珠亦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下伺隙而動可以如志巴延遂遣阿爾哈雅進薄陽邏堡貴率衆來援阿珠即以昏時率四翼軍溯流二十里至青山磯是夜雪大作黎明阿珠遙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登舟指諸將令徑渡載馬後隨萬戶史格一軍先渡為荆鄂都統程鵬飛所敗阿珠引兵繼之大戰中流鵬飛軍却阿珠遂登沙洲板岸步鬪散而復合者數四出馬急擊追

至鄂東門鵬飛被重創走阿珠獲其船千餘艘阿珠遣
人還報巴延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夏貴聞阿珠飛
渡大驚引麾下三百艘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
大掠還廬州都統制王達領所部八千人及定海水軍
統制劉成俱戰死元諸將請追貴巴延曰陽邏之捷吾
將遣使前告宋人今貴走是代吾使也遂渡江與阿珠
會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珠曰若赴下流退無所
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萬全巴延遂趨鄂州已

未知漢陽軍王儀以城叛降元 朱禩孫聞元兵趨鄂

帥師援之道聞陽邏堡之敗乃夜奔還江陵府 時鄂

州恃漢陽為蔽及京湖之援朱禩孫既遁漢陽復失鄂

勢遂孤呂文煥列兵城下曰汝國恃者江淮而已今大

軍渡江淮如蹈平地汝輩不降何待會元軍焚艫艘三

千艘火照城中權守張晏然與都統程鵬飛度不能守

遂以州軍降幕僚張山翁獨不屈元諸將請殺之巴延曰

義士也釋之因檄下信陽諸郡以鵬飛為荆湖宣撫使

撤宋兵分隸諸將取壽昌糧四十萬斛以充軍餉命阿爾哈雅及賈居貞以四萬人守鄂規取荆湖而自率大衆與阿珠東下趨臨安 癸亥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時鄂州既破朝廷大懼羣臣上疏以為非師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于臨安以孫虎臣總統諸軍以黃萬石等參贊軍事所辟官屬皆先命後奏仍於封樁庫撥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關子一千萬貫充都督府公用詔天下勤王 庚午元巴延遣程鵬飛至黃

州招諭陳奕以沿江大都督許之奕喜遂以城降仍以書招知蘄州管景模景模亦降時沿江諸郡皆呂氏舊部曲望風歎附奕又以書誘其子巖以安東州降元是時李庭芝遣兵入援

帝焜德祐元年春正月壬午元兵入蘄州 己酉呂師夔以江州降元初師夔提舉江州興國宮請募兵以禦元詔與知州錢真孫同募至是賈似道承制召為都督參贊任中流調遣師夔不受命與真孫遣人請于蘄州

以江州降元巴延以師夔知江州丙戌元兵徇江州知
安東州陳巖夜遁時知壽昌軍胡夢麟寓治江州自殺
知南康軍葉閻知德安府來興國知六安軍曹明俱迎
降于江州師夔設宴庾公樓選宗室女二人盛飾以獻
巴延巴延怒曰吾奉天子命興義師問罪于宋豈以女
色移吾志乎斥遣之 初元人南侵呂文煥與劉整為
嚮導尋別命整出淮南整銳欲渡江曰大軍自襄樊東
下宋悉力西拒東方虛弱徑造臨安可一鼓而捷也巴

延不可曰吾受詔特級東兵使無西耳濟江非所聞至
是整帥騎兵攻無為軍久而不克聞呂文煥入鄂捷至
失聲曰主帥東我使我成功後于人善作者不必善成
果然遂發憤死于無為城下 知安慶府范文虎以城降
于巴延通判夏琦仰藥死 是月賈似道出師江上夏
貴以兵來會初似道欲出師畏劉整不敢行及聞整
死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十三萬以
行金帛鞬重之舟舳艫相銜百有餘里命宰執小事專

決大事則闕白于督府不得擅行又以所親信韓震為
殿帥總禁兵至安吉似道所乘舟膠于堰中劉師勇以
千人入水拽之不能動乃易他舟而出遂由新安池口
以進次于蕪湖遣人通呂師夔以議和未幾夏貴引兵
來會袖中出一編書示似道曰宋厯三百二十年似道
俛首而已 二月以汪立信為江淮招討使募兵江淮
以援江上州郡立信受詔即日上道以妻子托愛將金
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與賈似

道遇於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

立信曰平章平章賄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道因問

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吾去尋一片

趙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耳既至建康守兵悉潰而

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成歎曰吾生為宋臣死為宋

鬼終為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

欲控引淮漢以為後圖賈似道自蕪湖遣還元俘曾

安撫且以荔子黃柑遺巴延復使宋京如元軍請稱

臣奉歲幣如開慶約阿珠謂巴延曰宋人無信當進兵若
避似道不擊恐已降州郡今夏難守巴延乃令襄嘉特
來答書曰未渡江時議和入貢則可今沿江州郡皆已
內屬欲和則當來面議也似道不答襄嘉特歸報京亦
還 庚戌元兵犯池州知州事王起宗遁去通判趙卯
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為固守計元遊騎至季陽河都統
張林屢諷之降卯發忿氣填膺瞠目視林林不敢復言
已而林帥兵巡江陰遣人納款而陽助卯發為守兵皆

歸于林卯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諸友與談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卯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卯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貲與弟姪僕婢悉遣之元兵薄城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死於從容堂林開門降伯顏入城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深歎息之命具棺衾合葬於池上祭其墓而去賈似

道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于池州下流之丁
家洲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自將後
軍軍魯港貴嘗失利於鄂恐督府成功無所逃罪又恐
虎臣新進出已上殊無聞志會巴延令軍中作大棧數十
採薪芻置其上陽言欲焚舟諸軍但晝夜嚴備而戰心
少懈巴延分步騎夾岸而進麾戰艦合勢衝虎臣軍時
阿珠與虎臣對陣巴延命舉巨礮擊虎臣中堅虎臣軍
動阿珠以划船數千艘乘風直進呼聲動天地虎臣前

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譖曰

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呼

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錯愕失措遽鳴鉦收

軍舳艫簸蕩乍分乍合阿珠以小旗麾將校帥輕銳橫

擊深入諸軍回棹前走巴延以步騎左右持之殺溺死

者不可勝計水為之赤軍資器械盡為元所獲似道夜

駐紮金沙召貴計事頃之虎臣至撫膺哭曰吾兵無一

人用命者貴微笑曰吾嘗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安

出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招潰
兵迎駕海上吾當以死守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

虎臣單舸奔還揚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
揚旗招之皆莫應有為惡語嫚罵之者江漢守臣皆棄

城遁太平和州無為俱相繼降元 壬戌元軍畧饒州

知州唐震發州民城守時元遣使來取降款通判萬道
同陰使所部斂白金牛酒備降禮微諷震降震叱之曰
我忍偷生負國邪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

軍登陴衆皆散震入坐府中元軍執牘使署降震擲筆於地不屈遂死之柳州守趙宗標寓居城中亦死之萬道同以城降初江萬里聞襄樊破鑿池芝山後圍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至是元軍執其弟知南劔州江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池中積屍如疊翌日萬里屍獨浮出水上從者斂葬之 乙丑賈似道至揚州檄列郡

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詔下公卿雜
議左丞相王燭請堅蹕未決以已不能與大計乞罷政
不待報徑去已而宗學生上言陛下移蹕不于慶元則
于平江事勢危急則航海幸閩不思我能往彼亦能往
徒驚擾無益乃止 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惟
郢州守將張世傑率兵入衛復饒州陳宜中疑世傑歸
自元易其所部軍 丙寅以文天祥為江西安撫副使
知贛州勤王詔至贛天祥捧之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

溪峒山蠻有衆萬人遂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元兵三道
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羣
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
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
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
有聞風而起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
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妓滿前至是
痛自抑損盡以家資為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

輒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
事聞者為之感動 戊辰湖南提刑李芾以兵勤王芾
性剛直忤賈似道貶官家居者久之至是提刑湖南發
壯士三千人使將將之勤王 時元行人郝經尚留儀
真元主復使禮部尚書中都哈雅及經弟行樞密院都
事郝庸等來問執行人之罪賈似道震恐乃遣總管段
佑以禮送經歸經道病元主救樞密院及尚醫近侍迎
勞所過父老望經流涕 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卒于軍

立信聞賈似道師潰江漢守臣望風降遁歎曰吾今日

猶得死于宋土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手自為表起居

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

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後元軍至建康

金明以其家人免或以立信二策及死告巴延請戮其

孥巴延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之我

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 元博囉

千軍下邳取清河漣海守臣俱以城降 三月癸酉元

巴延入建康居之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巴延開倉賑之且遣醫治疾民大悅會元主有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巴延上言曰百年逋敵已扼其吭少爾遲迴奔播海島後悔無及元主從之詔巴延以行中書省駐建康阿珠分兵駐揚州與博囉干達春絕宋淮南之援巴延分兵四出鎮江統制石祖忠請降朝廷以元兵漸迫臨安命浙西提刑劉經戍吳江兩浙轉運羅林浙西安撫張濡戍獨松關山陰縣丞徐垓正將郁天興戍

西安鎮起趙淮為寺丞戊銀樹東壩 甲戌元兵犯無

錫縣知縣阮應得出戰一軍皆沒應得赴水死 乙亥

元兵入常州知常州趙與鑑遁州人錢嘗以城降 甲

申元兵至西海州安撫丁順降 丙戌知廣德軍令狐

槩以城降元張世傑遣其將閻順季存進軍廣德謝洪

永進軍平江季山進軍常州順遂復廣德軍 庚寅元

兵既近臨安戒嚴同知樞密院曾淵子左司諫潘文卿

右正言季可兩浙轉運副使許自浙東安撫王霖龍侍

從陳堅何夢桂曾希顏等數十人皆遁朝中為之蕭然
魚書樞密院事文及翁同魚書事倪普諷臺諫劾已章
未上亟出關逸太皇太后聞之詔榜朝堂云我朝三百
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大小臣工
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
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為吾糾擊二三執政又
不能倡率羣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
書自許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生何面目對人死亦

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在其在朝文武並轉二資其負國棄予者令御史臺覈察以聞然不能禁也 辛

卯元主遣禮部尚書廉希賢工部侍郎嚴忠範奉國書來至建康希賢請兵自衛巴延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反致疑耳希賢固請遂以兵五百送之巴延仍下令諸將各守營壘勿得妄有侵掠希賢等至獨松關張濡部曲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創死濡俊之曾孫也朝廷使人移書元軍言殺使之事乃邊將太后及嗣

君實不知當按誅之願輸幣請罷兵通好巴延曰彼為
詐計視我虛實耳當擇人同往觀其事體令彼速降乃
遣議事官張羽同使人還臨安羽至平江被殺 壬辰
元阿爾哈雅入岳州岳州安撫使高世傑復會鄂復岳
三州及上流諸軍戰船數千艘扼荆江口阿爾哈雅督
諸翼水軍屯東岸世傑乘夜陣于洞庭湖中阿爾哈雅
分道擊之世傑敗走力屈乃降阿爾哈雅斬世傑以徇
岳州總制孟之紹舉城降 夏四月元兵入廣德縣知

縣王汝翼與寓居官趙時晦率義兵戰孟唐老與其二

子皆死汝翼被執至建康死之 丙午元兵破沙市城

都統孟紀死之監鎮司馬夢求自經死 戊申京湖宣

撫朱禔孫湖北制置副使高達以江陵降元初高達解

鄂州之圍賈似道許以建節後忌而不與達遂怨望至

是元阿爾哈雅自岳州攻江陵達戰累敗及元屠沙市

達與禔孫及提刑青陽夢炎等遂出降阿爾哈雅入城

命禔孫檄所部歸附於是歸岐郢復鼎澧辰沅靖隨常

德均房施荆門諸郡相繼皆降阿爾哈雅承制並復官
守江陵捷聞元主喜謂近臣曰巴延東下阿爾哈雅孤
軍守鄂朕常憂之今荆南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乃親
作手詔褒之授高達參知政事禩孫至上都死 庚申
知金壇縣李成大率義勇兵與元兵戰被執不屈與二
子俱死之 時元兵東下所過迎降李庭芝率勵所部
固守揚州阿珠遣李虎持降榜入城庭芝殺虎焚其榜
總制張俊出戰持降臣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復焚其

書巢俊首于市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感激自

奮 壬戌阿珠攻真州知州苗再成宗子趙孟錦帥兵

大戰于老鶴背敗績庚午阿珠乘勝進趨揚州姜才為

三疊陣逆之于三里溝敗之阿珠佯退才逐之阿珠反

戰至楊子橋揚州撥發官雷大震出戰死之兩軍夾水

而陣元張弘範以十二騎絕渡衝才軍才軍堅不可動

弘範引却以誘之才將回回躍馬出衆奮大刀直前向

弘範弘範反轡迎刺之回回應手而仆才軍遂潰阿珠

與弘範追之自相蹂踐俱陷壕水死者甚衆流矢中才

肩才拔矢揮刀而前元軍辟易不敢逼遂以身免元軍

進薄揚州南門 五月劉師勇復常州加和州防禦使

助姚訐守常以張彥守呂城兵威稍振由是浙右諸城

降元者復與張世傑軍合 秋七月辛未張世傑與劉

師勇孫虎臣等大出舟師萬餘艘次于焦山令以十舟

為方碇江中流非有號令無得發碇示以必死元阿珠

登石公山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遣健卒善射者千人

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珠居中合勢進戰繼以火矢
蓬檣俱焚烟燄蔽江諸軍死戰欲走不能前多赴江死
張文範董文炳復以銳卒橫衝世傑不復能軍奔圍山
弘範追之獲白鶴子七百餘艘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真
州世傑請濟師不報 是月元主召巴延還至上都面
陳形勢乞即進兵遂拜右丞相巴延辭曰阿珠功多臣
宜居後乃進阿珠左丞相仍詔巴延直趨臨安阿珠仍攻
淮南阿爾哈雅取湖南萬戶蘓多爾岱及呂師夔李恒等

取江西 八月文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寢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為四鎮建都統居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閩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閩于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閩于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閩于揚州賁長沙取鄂隆興取蘄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敵約日齋奮有進無退日夜以

圖之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于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為迂濶不報

九月鄭虎臣殺賈似道于漳州先是臺諫三學生皆上書請誅似道詔謫似道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遣使監押之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為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舟次南劍州黯淡灘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于此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俟有詔即死至漳州木綿菴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

子與妻于別館即廁上拉其胸殺之後虎臣為陳宜中所殺 冬十月壬戌元兵發建康分為三道阿棲罕鄂囉齊將右軍出四安鎮趨獨松關董文炳范文虎將左軍出江入江陰軍巴延將中軍入常州 十一月甲申元巴延至常州會兵圍城知州姚訢通判陳炤都統王安節劉師勇力戰固守巴延遣人招之不聽巴延怒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運土為壘土至併人以築之且殺民煎膏取油以作砲焚其牌杈日夜攻不息城中

甚急而嘗等守志益堅巴延叱帳前諸軍奮勇爭先四面並進攻二日城破嘗死之炤與安節猶巷戰或謂炤曰城東北門未合可走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死焉巴延命盡屠其民執安節至軍前不屈亦死師勇以八騎潰走平江丘濬曰作元史者謂巴延下江南不殺一人嗚呼常州非江南地耶元之號令凡攻城臨敵但以一矢相加遺者得即屠之巴延前此潛兵渡漢固已屠沙洋矣至是攻常州忿其久不下招之不

從於是役城外居民運土為壘併人築之殺人煎膏取油作砲及城陷之日盡屠戮之比之曹彬豈其倫哉或

曰所謂不殺謂入臨安之時也嗚呼巴延至舉亭謝太后即遣使奉璽迎降寂無一人敢出一語者當是時苟有人心者皆不殺也豈但巴延哉 己丑元軍破獨松關

馮驥死之守將張濡遁獨松既破隣邑望風皆遁朝廷大懼時勤王師尚三四萬人文天祥與張世傑議以為淮東堅壁閩廣全城若與敵血戰萬一得捷則命淮師

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為也世傑大喜陳宜中白太后降
詔以王師務宜持重議遂止 是年元軍盡陷江西諸
郡縣都統密祐死之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總校官編修 臣朱 鈞

校對官編修 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 臣張龍圻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八

明馮琦撰

陳邦瞻輯

元巴延入臨安

帝熈德祐二年春正月遣監察御史劉岳奉表稱臣於元先是元軍既迫朝廷遣柳岳奉書如元軍前稱廉尚書之死乃盜殺之非朝廷意乞班師修好岳見巴延於



無錫泣請曰嗣君幼冲在衰經中自古禮不伐喪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賈似道失信誤國耳巴延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興師錢氏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得天下於小兒亦失於小兒其道如此尚何多言岳還陳宜中復奏遣岳及陸秀夫呂師孟等求稱侄納幣不從則請稱侄孫且敕呂文煥令通好罷兵秀夫等見巴延於平江巴延不許至是太后命用臣禮復往陳宜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所較也

遂遣岳奉表稱臣上尊號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乞

存境土以奉蒸嘗且約巴延會長安鎮以輸平時陳

宜中以元不許和計無所出乃率羣臣入宮請遷都太

后不許宜中慟哭以請太后命具裝以俟及暮宜中不

入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數以為請顧欺我耶脫簪

珥投之地遂閉閣羣臣請見皆不納蓋宜中實以翌日

行倉卒失於奏耳甲申元巴延至長安鎮陳宜中違約

不往議事巴延乃進次皋亭山阿樓罕董文炳之師皆

會遊騎至臨安府北關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已帥衆背城一戰宜中不許白太后遣監察御史楊

應奎上傳國璽降表曰宋國主焘謹百拜奉表言焘渺然幼冲遭家多難權奸賈似道背盟誤國至勤興師問

罪焘非不能趨避以求苟全今天命有歸焘將焉往謹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號以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二

廣四川兩淮見存州郡悉上聖朝為宗社生靈祈哀請死伏望聖慈垂念不忍焘三百餘年宗社遽至殞絕令

趙氏子孫世世有賴不敢弭忘巴延受之遣使詔宜中
出議降事而使曩嘉特奉璽表赴上都是夜宜中遁歸
温州之清澳戊子命文天祥吳堅謝堂賈餘慶使元軍
見巴延於明因寺天祥因說巴延曰北朝若以宋為與
國請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幣犒師北朝
全兵以還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淮浙閩廣尚多
未下利鈍未可知兵連禍結必自此始巴延以北詔為
辭顧天祥舉動不常疑有他志留之軍中遣堅等還天

祥怒數請歸曰我之此來為兩國大事何故留我巴延
曰勿怒君為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
之令萬戶蒙固岱宣撫索多羈縻之且以其降表不稱
臣仍書宋號遣程鵬飛洪君祥偕來使賈餘慶復往易
之二月丁酉帝率文武百僚詣祥曦殿望元闕上表乞
為藩輔元巴延承制以臨安為兩浙大都督府命蒙固
岱范文虎入城治都督府事又令程鵬飛取太皇太后
手詔及三省樞密院吳堅賈餘慶等檄諭天下州郡降

附執政皆署家鉉翁獨不署鵬飛命縛之鉉翁曰中書

省無縛執政之理歸私第以待命可也乃止 元巴延

進屯湖州復令呂文煥范文虎等慰諭太皇太后文煥

因使人上表謝而出有曰茲銜北命來抗南師視以大

馬報以仇讐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尚何言哉

巴延令張惠阿樓罕董文炳張弘範索多等封府庫收

史館秘省圖書及百司符印告敕罷官府及侍衛軍以

賈餘慶劉岳吳堅謝堂家鉉翁並充祈請使如元元巴

延引文天祥與堅等同坐天祥面斥餘慶賣國且責巴
延失信呂文煥從旁慰解之天祥并斥文煥及其姪師
孟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乃合族為逆尚
何言文煥等慙恚巴延遂拘天祥隨祈請使北行是日
元兵屯錢塘江沙上臨安人方幸波濤大作一洗而空
之潮三日不至 丁未元詔諭臨安新附府州司縣官
吏軍民曰間者行中書省右丞相巴延遣使來奏宋母
后幼主暨諸大臣百官齎璽綬奉表降附朕惟自古降

王必有朝覲之禮已遣使持往迎致爾等各守職業其勿妄生疑畏仍命巴延就遣宋內侍王埜入宮收宋國袞冕圭璧符璽及宮中圖書寶玩車輅輦乘鹵簿麾仗等物是月夏貴以淮西叛降元時阿珠屯淮南東道其西道屬之萬戶昂吉爾俾駐和州進攻廬州夏貴以書抵巴延曰願毋費國力攻奪邊城若行都歸附邊城焉往至是舉所部納款於元元以貴為淮西安撫使有洪福者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知鎮巢軍貴既北降招福不聽

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元兵攻城久不拔貴至城下好語
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突入執福父
子屠城中貴泣殺福子大源大淵呼曰法止誅首謀何
乃舉家為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至告人求活耶
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肯背國
聞者流涕 元人索宮女內侍及諸樂官宮女赴水死
者以百數 三月丁丑元巴延自湖州市入臨安城建
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巡城觀潮於浙江又登獅子

峰觀臨安形勢部分諸將時福王亦自紹興至巴延深
慰之太皇太后及帝欲與相見巴延曰未入朝無相見
之禮明日發臨安阿塔海等入宮宣詔免牽羊繫頸之
禮趣帝及太后入覲太后全氏泣謂帝曰荷天子聖慈
活汝宜拜謝禮畢帝與太后肩輿出宮太皇太后謝氏
以疾留內與芮及沂王乃猷度宗母隆國夫人黃氏并
楊鎮謝堂高應松庶僚三學生等皆行太學生徐應鑣
與其二子琦崧一女同赴井死元巴延引兵北還以

蒙固岱鎮浙西索多鎮浙東董文炳阿樓罕經略閩浙
未下州郡閏月帝及太后隨元兵北行至瓜洲李庭芝
姜才涕泣誓將士出兵奪兩宮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
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洲戰三時元兵擁帝避去才
追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珠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
豈作降將軍耶真州苗再成亦謀奪駕不克五月丙申
元主呼必賚廢帝為瀛國公初吳堅等至燕不得命留
館中賈餘慶病卒惟家鉉翁聞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

者數日元主高其節欲官之鉉翁義不二君直辭不受
帝及太后至燕高應松亦不食卒堅及鉉翁迎謁伏地
流涕稱謝奉使無狀不能保存社稷帝遂赴上都見元
主于大安殿元主尋命帝為僧全太后亦為尼於正智
寺時太皇太后謝氏以病獨留臨安後元人忽自宮中
昇其床以出侍衛七十餘人同赴燕降封壽春郡夫人
留燕七年而終福王與芮亦降封為平原郡公元主嘗
召宋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

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元主曰
似道實輕爾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正如爾
言則似道輕爾也固宜元巴延入朝元主命百官郊迎
以勞之既至拜為同知樞密院事以陵州藤州戶六千
為食邑秋七月李庭芝姜才赴召至泰州揚州守將朱
煥秦州裨將孫貴等皆降於元庭芝才死之淮東盡陷
初臨安既陷阿珠以太皇太后手詔諭庭芝使降庭芝
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及帝次瓜

洲太皇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此詔卿納款日久未報豈
未悉吾意尚欲固圍耶今吾與嗣君既已臣元卿尚為
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使者斃一人餘皆奔去阿
珠乃遣兵守高郵寶應以絕其餉道博囉干又攻拔秦
州之新城驅夏貴淮西降卒至城下以示庭芝幕客或
勸為計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珠復遣使者持元主
詔招庭芝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於俾上既而
淮安盱眙泗州以糧盡降元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

粟盡又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麩藥以給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猶力戰不屈姜才聞高郵米運將至出步騎五千戰於丁村自夜達旦元兵多敗董士元戰死阿珠使巴延徹爾救之所將皆阿珠麾下才軍識其旗幟皆潰才脫身走阿珠請元主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歸欵庭芝不納會福州使至庭芝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既行煥即以城降阿珠分道追及庭芝殺步

卒千餘人庭芝走入泰州阿珠圍之且驅其妻子至裨
下詔降會姜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
尹端甫李遇春開北門納元軍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
死遂與姜才俱被執至揚州阿珠責其不降才曰不降
我也憤罵不已然猶愛其才勇未忍殺之朱煥請曰揚
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為不殺之何俟
阿珠乃皆殺之揚民間者莫不泣下有宋應龍者為泰
州諮議官泰守孫良臣之弟舜臣自軍中來說降良臣

召應龍與許應龍極陳國家恩澤君臣大義請殺舜臣
以戒持二心者良臣不得已殺之及秦州降應龍夫婦
自經死未幾真州亦陷苗再成死之先是元兵自元年
十月圍潭州湖南安撫兼知州事李芾拒守大小戰數
十合至是年正月阿爾哈雅督戰益急與諸將畫地分
圍決湟水以樹梯衝城城中大窘力不能支諸將泣請
曰事急矣吾屬為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
所以厚養汝者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戮

汝元兵登城蟻附而上知衡州尹穀時寓城中知事不
可為乃為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濶事穀曰
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爾既畢禮與其家人
自焚芾命酒酌之因留兵佐會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
字為號飲達旦諸佐出叅議楊霆赴園池芾坐熊湘閣
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
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
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

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
慟哭舉身投地乃自刎幕僚陳億孫顏應焱皆死潭民
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守將吳繼
明劉孝忠以城降阿爾哈雅傳檄諸郡由是袁連衡水
郴全道桂陽武岡皆降寶慶通判曾如驥亦不屈而死

二王之立

帝熈德祐二年春正月癸未進封吉王昞為益王判福
州信王昺為廣王判泉州初召文天祥知臨安府天祥

辭不就請以福王秀王判臨安係民望身為少尹以死
衛宗廟又乞命吉王信王鎮閩廣以圖興復俱不許至
是宗親復請太后從之以駙馬都尉楊鎮及楊淑妃
弟亮節俞克容弟如珪提舉二王府事戍子駙馬都尉
楊鎮等奉益王廣王走婺州楊淑妃秀王與樺從行以
元軍將入臨安故也二月元巴延遣范文虎以兵追二
王楊鎮得報即還曰我將就死於彼以緩追兵楊亮節
等遂負二王及楊淑妃徒步匿山中七日統制張全以

兵數十人至遂同走温州三月文天祥自鎮江與其客
杜澥等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
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閩少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
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捍吾
西兵指揮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
安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搗鎮江同
日大舉灣頭揚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
攻之即下合攻瓜州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

智者不能為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淮東兵入京口淮西
兵入金陵要其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
以書遺李庭芝遣使四出約結初天祥未至真時揚有
逸卒言元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天
祥為元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
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
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
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如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

制置司下令捕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天祥乃變姓名為清江劉洙等入海道遇元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入板橋元兵又出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泚金應以去泚應以所懷金與卒得逸二樵者以擔荷天祥至高郵嵇家莊嵇聳迎天祥至其家遣子德潤衛送至泰州遂由通州泛海如溫州以求二王閏月陸秀夫蘇劉義等聞二王走溫州繼追及於道遣人召陳宜中於清澳宜中來謁復召

張世傑於定海世傑亦以所部兵來溫之江心寺舊有
高宗南奔時御座衆相率哭奉益王為天下兵馬都元
帥廣王副之發兵除吏以秀王與樺為福建察訪使先
入閩中撫吏民諭同姓檄召諸路忠義同獎王室會太
皇太后遣二宦者以兵百人召二王還臨安宜中等沉
其兵於江中遂入閩時黃萬石降元以嘗為福建漕使
欲取全閩為己功汀建諸州方謀從萬石送欵閩二王
至復閉門拒萬石南建守臣林起鰲遣軍逐之萬石敗

走其將士多來歸兵勢稍振宜中等遂傳檄嶺海言夏
竇已復瀕江州郡元諸戎將以江路既絕不可北歸皆
欲托計事還靜江獨廣西宣慰使史格曰君等勿為虛
聲所懼待貴踰嶺審不可北歸取途雲南未為不可
豈敢輒棄戎哉元行省又欲棄廣之肇慶德慶封州併
戎梧州亦為格所沮五月乙未朔益王即位於福州改
元景炎遙上帝尊號為孝恭懿聖皇帝又上太皇太后
尊號冊楊貴妃為皇太妃同聽政升福州為福安府以

大都督府為垂拱殿便廳為延和殿王剛中知福安府
是日有大聲出府中衆皆驚仆進封弟曷為衛王以陳
宜中為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陳文龍劉黼
叅知政事張世傑為樞密副使陸秀夫為直學士蘇劉
義主管殿前司詔以趙潛為江西制置使進兵邵武謝
枋得為江東制置使進兵饒州李世達方興等進兵浙
東吳浚為江西招諭使鄒淵副之毛統由海道至淮約
兵會合仍詔傳卓翟國秀等分道出師興復帝室文天

祥至行都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天祥以
事事皆決於陳宜中固辭不拜乃以為樞密使同都督
天祥使呂武招豪傑於江淮杜濬募兵於温州六月丁
卯元兵入廣州廣東經略使徐直諒遣其將梁雄飛請
降於隆興阿爾哈雅假雄飛招討使使徇廣東既而直
諒聞益王即位乃命權通判李性道推鋒軍將黃俊等
拒雄飛於石門性道不戰俊戰敗直諒棄城遁雄飛入
廣州諸降將皆授以官俊獨不受被殺吳浚聚兵於廣

昌遂復南豐宜黃寧都三縣翟國秀取秀山傅卓至衢
信諸縣民多應之者會浚兵遇元兵敗走國秀引還卓
兵亦敗詣元兵降 秋七月文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略江
西天祥欲還温州進取陳宜中以已棄温州入閩欲倚
張世傑復浙東西以自洗濯遂不從天祥請而命開府
南劍八月秀王與樺圍婺州元董文炳拒之與樺乃還
時楊亮節居中秉權與樺自以國家親賢多所諫止遂
犯忌嫉諸將皆憚之至是詔出兵浙東朝臣言與樺有

劉更生之忠曹王臯之孝宜留府以隆國本諧者益急
卒遣之以王積翁為福建招捕使積翁兼知南劍州備
禦上三州副使黃恮兼知漳州備禦下三州張世傑遣
都統張文虎與吳浚合兵十萬期必復建昌與元將李
恒戰兵敗浚奔寧都九月元軍分道寇閩廣阿樓罕董
文炳及蒙固岱索多以舟師出明州達春及呂師夔李
恒等以騎出江西東莞民熊飛為元人守潮惠聞趙潛
至即以兵應之攻梁雄飛於廣州雄飛遁去遂復韶州

新會令曾逢龍亦帥兵至廣州李性道出迎謁飛與逢
龍執性道殺之潛遂入廣州時知邕州馬堅將入衛而
臨安已陷因留靜江總屯戍諸軍會元使阿爾哈雅取
廣西墜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嚴
關元兵攻關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墜發
退保靜江阿爾哈雅使人招降墜發弩射之攻三月墜
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籍訖無降意冬十月
文天祥帥師次於汀州天祥遣趙時賞等將一軍趨贛

以取寧都吳浚將一軍取雲都劉洙等皆自江西起兵
來會元呂師夔等將兵度梅嶺趙潛使熊飛及曾逢龍
禦元軍於南雄逢龍敗死飛走韶州元軍圍之守將劉
自立以城降飛率兵巷戰敗赴水死十一月元阿朶罕
董文炳入處州秀王與擇與弟與慮子孟備及觀察使
李世達監軍趙由瑒察訪使林溫被執皆不屈而死知
處州李珏知瑞安府方洪俱以城降元兵入建寧府邵
武軍北兵既逼陳宜中張世傑備海舟奉帝及衛王楊

太妃登舟時軍十七萬人民兵三十萬人淮兵萬人與
北舟相遇值天霧晦冥不辨舟得以進王積翁叛降元
先是積翁棄南劍走行都遣人納款於元至是元軍侵
福安積翁為內應遂與王剛中同降帝至泉州舟泊於
港招撫使蒲壽庚來謁請駐蹕張世傑不可初壽庚提
舉市舶擅舶利者三十年或勸世傑留壽庚不遣則凡
海舶不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乃掠其
舟併沒其貲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

泉者宜中等乃奉帝趨潮州十二月蒲壽庚與知泉州
田子真以城降元趙潛棄廣州遁制置副使方興亦遁
元人入福州遂入興化軍陳文龍死之時降將王世強
及王剛中導元兵至福復遣使徇興化文龍斬之而縱
其副持書責世強剛中負國遂發民兵固守阿樓罕復
遣使招之文龍復斬之有風其納款者文龍曰諸君特
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乃使其部將林華伺元兵
於境上華反導元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

龍欲降之文龍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
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卒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
死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甚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
吾兒同死又何恨哉亦死之衆嘆曰有是母宜有是子
為收葬之 元阿爾哈雅破靜江馬堅死之先是阿爾哈
雅為書許馬堅為廣西大都督堅不聽又請元主親降
手詔諭之堅焚詔斬其使靜江以水為固阿爾哈雅乃
築堰斷大陽小溶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埭以涸其隍

城遂破墜閉內城城守又破之墜率死士巷戰刀傷臂
被執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仆靜江破邕守馬
成旺及其子都統應騏以城降獨墜部將婁鈐轄猶以
二百五十人守月城不下阿爾哈雅笑曰是何足攻圍
之十餘日婁從壁上呼曰吾屬飢不能出降苟賜之食
當聽命乃遺之牛數頭米數斛一部將開門取歸復閉
壁大軍乘高視之兵皆分米炊未熟生嚙牛啖立盡鳴
角伐鼓諸將以為出戰被甲以待婁乃令所部入擁一

火砲然之聲如雷霆震城城壞皆崩煙氣漲天外兵多
驚死者火息入視之灰燼無遺矣阿爾哈雅盡坑其民
分兵取鬱林潯容藤梧等州廣西提刑鄧得遇聞靜江
破朝服南望拜辭投南流江而死 帝駐于惠州之甲子
門遣倪宙奉表詣元軍請降索多命其子伯嘉努偕宙
赴燕

端宗景炎二年春正月元兵破汀闕文天祥欲據城拒
敵汀守黃去疾聞車駕航海擁兵有異志天祥乃移軍

漳州時趙孟滌等軍還惟吳浚不至未幾浚與去疾降
元二月元兵入廣州遂陷廣東諸郡吳浚既降元因至
漳州說文天祥降天祥責以大義斬之元兵引還留潛
說友為福州宣慰使王積翁副之時北方有警元主召
諸將班師凡諸將及淮兵在福安者命李雄統之三月
文天祥復梅州陳瓚起兵復興化軍瓚文龍從子也舉
兵誅林革復其城夏四月廣東制置使張鎮孫復廣州
五月張世傑復潮州文天祥引兵自梅州出江西吉贛

兵皆會之遂復會昌縣淮人張德興與淮西野人原寨
劉源等起兵興復司空山民傅高舉兵應之遂復黃州
壽昌軍用景炎正朔元賈居貞使湖北宣慰使鄭鼎將
兵拒之鼎言鄂之大姓皆與高通請先除之以絕禍本
居貞不可鼎將行留其所善部將曰聞吾還軍舉烽
城樓內外合發當盡殺城中大姓鼎與德興遇於樊口
戰敗溺死六月辛酉文天祥敗元軍於雩都秋七月文
天祥遣趙時賞等分道復吉贛諸縣遂圍贛州衡山人

趙璠撫州人何時皆起兵應之乙巳張世傑以元軍既退自將淮兵討蒲壽庚時汀漳諸劇盜陳弔眼及許夫人所統諸峒畬賊皆會兵勢稍振壽庚閉城自守世傑遂傳檄諸路陳瓚起家丁民義五百人應世傑世傑遣將高日新復邵武軍淮兵在福州者謀殺王積翁以應張世傑事覺皆為積翁所殺八月元李恒遣兵援贛而自將攻文天祥於興國天祥不意恒猝至遣兵戰鍾步不利時鄒淵聚兵數萬於永豐天祥引兵就之會淵兵

先潰恒追天祥至萬石嶺及之鞏信以短兵接戰恒駭其以寡敵衆疑有伏斂兵不進信坐巨石餘卒侍左右箭雨集屹不動恒從間道就視之創被體而死不仆天祥至空阬兵潰趙時賞坐肩與後元軍問為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為天祥禽之恒遍求俘虜人識認有曰此趙督叅時賞也天祥由是得與杜滸鄒淵乘騎逸去至循州散兵頗集天祥妻子及幕僚客將皆被執時賞至隆興奮罵不屈僚屬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僉廳

官耳執之何為得脫者甚衆臨刑劉洙頗自辯時賞叱
曰死耳何必然於是被執者皆死恒送天祥妻子家屬
於燕二子死於道九月戊申元將葉特密什陷邵武軍
入福州帝舟次廣之淺灣元主詔達春與李恒呂師夔
等以步卒入大庾嶺蒙固岱索多蒲壽庚及元帥劉深
等以舟師下海合追二王張世傑使謝洪永進攻泉州
南門不利蒲壽庚復陰賂餘軍攻城不力得間道求救
於索多至是索多求援世傑解圍還淺灣元遣昂吉爾

等將兵襲司空山寨破之黃州復陷殺張德興執其三子以去傳高變姓名出走尋被獲死之冬十月以陸秀

夫同僉書樞密院事秀夫之謫張世傑讓陳宜中曰此何如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惶恐亟召秀夫還行朝時播越海濱庶事疎略楊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淒然泣下以朝衣投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慟者甲辰元索多至興化陳瓚閉城堅守索多臨城攻之矢石雨

下乃造雲梯砲石攻破其城瓚以死自誓巷戰終日獲
瓚車裂之屠其民血流有聲十一月元將達春初令索
多取道泉州泛海會於廣之富場索多既取興化軍及
漳州進攻潮州守臣馬發竭力拒守索多恐失期乃舍
之而去至惠州與呂師夔合軍趨廣州制置使張鎮孫
及侍郎譚應斗以城降達春遂夷廣州城元將劉深攻
帝於淺灣張世傑戰不利奉帝走秀山至井澳陳宜中
遁入占城遂不反十二月丙子帝至井澳颶風大作舟

敗幾溺帝驚悸成疾旬餘諸兵士稍集死者過半元劉
深龔井澳帝奔謝女峽復入海至七里洋欲往占城不果
三年二月帝舟還廣州元將達春令索多還攻潮州知
州馬發城守益備索多塞壑填壕造雲梯騫車日夜急
攻發潛遣人焚之凡相距二十餘日而敗發死之索多
屠其民 三月元倪宙至燕元主召達春等北還議二
王事宜乃留索多蒲壽庚行省事於福州鎮撫瀕海諸
郡文天祥以弟璧及母在惠州乃趨之行收兵出海豐

縣遂次於麗江浦都統凌震及轉運判官王道夫復廣

州 帝遷駐硯洲 曾淵子至自雷州以為參知政事廣

西宣諭使時淵子起兵據雷州元兵諭降不聽進兵攻
之淵子奔至硯洲遂有是命 夏四月帝崩年十一羣

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
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
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
豈不可為國耶乃與眾共立衛王年八歲

矣方登壇禮畢御輦所向有黃龍自海中見既入宮雲
陰不見上大行皇帝廟號曰端宗楊太妃仍同聽政陳
宜中入占城日候其還朝宜中竟不至時張世傑秉政
而秀夫裨助之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迷作盡出其
手雖忽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 五月改
是年為祥興元年乙酉升碭洲為翔龍縣 遣張應科
王用將兵取雷州應科與元兵三戰不利用因降元
六月張應科收兵復與元戰敗死張世傑志眾圍城城

中絕糧士以草為食元史格漕欽廉高化諸州糧以給

之世傑引還 帝遷居新會之崖山時六軍所泊居雷

化大才處而崖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鉅海中與奇石

山相對立如兩扉潮汐之所出入也故有鎮戍張世傑

以為天險可扼以自固乃奉帝移駐遣人入山伐木造

行宮三十間軍屋三千間正殿曰慈元楊太妃居之升

廣州為祥興府時官民兵尚二十餘萬多居於舟資糧

取辦於廣右諸郡海外四州復刷人匠造舟楫制器仗

至十月始罷 庚辰升廣州為翔龍府 元張弘範言

張世傑復立廣王闔廣響應宜進取之元主以弘範為
蒙古漢軍都元帥賜寶劍專決軍事弘範薦李恒自副
從之弘範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而南
元主復命達春留後供軍費 秋七月湖南制置使張
烈良及提刑劉應龍起兵以應厓山雷瓊全永與潭屬
縣之民周隆賀十二等咸應之大者眾數萬小者不下
數千元主命阿爾哈雅往討獲周隆賀十二斬之烈良

等舉宗及餘兵奔思州烏羅洞為元軍所襲皆戰死阿爾哈雅畧地海外甚猛唯瓊州安撫趙與珞及丹安國黃之傑等率兵拒於白沙口相約固守以死自誓日望援兵不至由是瓊南寧萬安吉陽諸州縣及八番羅甸諸蠻皆附于元 八月加文天祥少保信國公張世傑越國公天祥聞帝即位上表自劾兵敗江西之罪乞入朝優詔不許而加官爵天祥移書陸秀夫曰天子幼冲宰相適荒詔令皆出諸公之口豈得以游詞相拒會軍

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母亦病沒詔起復之天祥長子復亡家屬皆盡 九月葬端宗皇帝於厓山陵號永福冬十月元蒙古漢軍數路並進張弘範以舟師由海襲漳潮惠三州李恒以步騎由梅嶺襲廣州阿爾哈雅遣人招安撫使趙與珞及冉安國黃之傑等於瓊州不從率兵禦之 十一月瓊州民作亂執趙與珞等降于元與珞冉安國黃之傑皆死之 李恒兵至清遠王道夫迎戰大敗恒遂擊凌震又敗二人棄廣州遁恒入廣州以

待弘範 十二月王道夫凌震攻廣州與李恒復戰兵

敗震走厓山與翟國秀軍合文天祥屯潮陽鄒淵劉子俊皆集師會之遂討劇盜陳懿劉興於潮興死懿遁以海舟導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帥麾下走海豐先鋒將張弘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衆不及戰天祥遂被執吞腦子不死鄒淵自刎劉子俊自詭為天祥冀元兵不窮追天祥可間走也別隊執天祥至相遇於暹各爭真偽得實元遂烹子俊天祥至潮陽見弘範

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處之舟中求族屬被俘者還之

帝昺祥興二年春正月元張弘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門獲斥候將劉青顧凱知帝所在乃至厓山或謂張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往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一字陣破海

中中艦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為死計人皆危之厓山北淺舟膠不可進弘範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騎兵斷官軍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弘範乃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藝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元軍中弘範三使韓招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爾因歷數忠臣以答之弘範乃命文天祥為書招世傑天

祥曰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天祥
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
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弘範復遣人語厓山士
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為士民亦
無叛者弘範又以舟師據海口世傑兵士茹乾糧十餘
日下搗海水飲之水鹹飲即嘔泄兵士大困世傑帥蘇
劉義方興等旦夕大戰既而李恒自廣州以師來會弘
範合恒守厓山北 二月都統制張達夜襲元軍敗還

癸未元張弘範乃四分其軍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西礮屋山潮至必東急攻之聞吾樂作乃戰違者斬時黑氣出山西李恒乘早潮退攻其北張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午潮上元軍樂作世傑以為且懈不設備弘範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相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翟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元元軍薄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

世傑遣小舟至帝所欲取帝至其舟中旋謀遁去秀夫
恐來舟不得免又慮為人所賣或被俘辱執不肯赴秀
夫因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
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祐皇帝辱已
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眾
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奪港乘昏霧潰去餘舟尚八百
盡為弘範所得越七日尸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元卒有
求物尸間者遇一尸小而衣黃衣負詔書之寶取寶以

獻弘範弘範亟往求之已不獲矣遂以帝崩報年九歲
楊太后聞之撫膺大慟曰我忍死間關至此者正為趙
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
將赴占城土豪強之還廣東乃回舟艤南恩之海陵山
散漬稍集議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
無以為也登舵樓露香祝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
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
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風濤愈甚世傑墮水溺死

史臣曰宋雖起于用武功成治定之後以仁傳家然
仁之弊失於弱中世有欲自強以革其弊用乖其方馴
致焚擾建炎而後土宇分裂猶能六主百五十年而後
亡豈非禮義足以維持君子之志恩惠足以固結黎庶
之心歟所可恨者嗣主昏庸奸臣接迹馴至大命以傾
雖有善者亦末如之何區區奉二王為海上之謀固無
救於亡然人臣忠於所事而至於斯其亦可悲也夫
初元兵入蜀惟重慶久不下張珪自合州遣兵復瀘涪

合二州數與元兵戰元布哈汪良臣等既陷重慶命李德輝為書與張珏曰君之為臣不親於宋之子孫合州為州不大於宋之天下珏不答布哈至城下營浮屠造梯衝將攻之珏悉眾與良臣鏖戰良臣身中四矢明日督戰益急珏與伊遜岱爾戰扶桑壩元兵從後合擊之珏兵大潰其夜都統趙安以城降珏率兵巷戰不支歸索鴛飲不得乃順流走涪布哈遣舟師邀之被執至西安解弓弦自經死

文謝之死

帝曷祥興二年二月厓山破張弘範等置酒大會謂文
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
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
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
護送天祥赴燕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
十月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
兵馬司設卒守之既而丞相博羅等召見於樞密院天

祥入長揖欲使跪天祥曰南之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
禮可贊跪乎博羅叱左右曳之地或抑項或扼其背天
祥不屈仰首言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以及將
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忠于宋氏以至於此
願蚤求死博羅曰汝謂有興有廢且問盤古帝王至今
日幾帝幾王一為我言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
處說起吾今日非應博學宏詞神童科何暇汎論博羅
曰汝不肯說興廢事且道自古以來有以宗廟土地與

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為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辭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吾別立君為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為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為忠。博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

立不以正篡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尚
可謂不正登極於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
太皇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博羅等皆無辭
但以無受命為解天祥曰天與之人歸之雖無傳授之
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博羅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
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
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為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
可為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救則天命也今日天

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囉欲殺之而元主及大
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願釋勿殺乃
囚之 元至元十九年十二月殺宋丞相文天祥先是
天祥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樓足不履地時帝求南人有
才者甚急王積翁薦之帝即遣積翁諭旨欲用之天祥
曰國亡吾分一死耳儻緣寬假得一黃冠歸故鄉他日
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
與國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令宋官

謝昌言等十人請釋為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寢帝知其不可屈議將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為言者乃不果釋至是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眾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中山薛保住工匿名書言某日燒襄城葦率兩翼兵為亂丞相可無憂者朝廷疑之遂撤襄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於工都疑丞相為天祥乃詔天祥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

事我當以汝為相矣天祥曰天祥為宰相安事二姓願
賜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遽麾之退左右力贊從其請
遂詔殺之於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從容謂吏卒曰吾
事畢矣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
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
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其妻歐陽氏收其尸面如生天
祥為人豐頤兩目炯然博學善論事作文未嘗起草尤
長于詩居獄四年忠義之氣一著于詩歌累數十百篇

至是兵馬司籍所存工之觀者無不流淚悲慟有得其
一履者亦寶藏之尋有義士張毅甫者負其骨歸葬吉
州適家人自廣東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至城下以
為忠孝所感云初天祥開督府置僚屬一時知名者四
十餘人而遙請號令稱幕府文武士者不可悉數然皆
一念向正至死靡悔廬陵鄧光薦曰天祥奉詔勤王獨
行其志屢躓而愈奮故其軍日敗勢日蹙而歸附日衆
從之者沈家亡族而不悔雖人心向中國思趙氏亦由

天祥之神氣意度足以感悟之也 史臣曰自古志士欲伸
大義于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
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耳宋德祐亡矣文天祥
奉兩孱主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終不可屈而
從容伏鑕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
仁哉許有壬曰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漢唐而過
之及天命已去文天祥萬變不渝一旦就義光明俊偉
俯視一世裸將膚敏之士不知為何物也宋之亡守節

不屈者有之未有有為若天祥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 二十五年夏四月徵故宋江西招諭使謝枋得初枋得適入建陽時程鉅夫至江南訪求人才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枋得方居母喪遺書鉅夫曰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枋得所以不死者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罪大惡極天不勦厥命而奪其所恃以為命枋得自今無意人間事矣當執事薦士時豈知枋得有母之喪衰經之服不可入公門稽之古禮

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天下之孝也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為人臣不盡孝於家而能忠於國者未之有也枋得親喪未克葬持服未三年若違禮背法從郡縣之令順執事之意其為不孝莫大焉語曰人豈不自知枋得自知不才久矣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况稍知詩書識義理者乎淳祐甲辰丞相史嵩之父沒天子詔起復嵩之雖不來太學生叩闕而攻之其詞曰天子當為國家扶綱常

為天地立人極奪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朝臣惟徐元
杰工疏主正論力勸君父宜令嵩之終三年喪人心天
理不可泯滅咸淳甲戌而後不復有禮法矣賈似道起
復為平章徐直方起復為尚書陳宜中起復為宰相劉
黼起復為執政三綱四維一朝斷絕此生靈所以為肉
為血宋之所以為肉為血也豈非後車之明鑒乎忠臣
論事必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大節執事不可稱匪其
人而孤大元求才之意枋得不可進不以禮而誤執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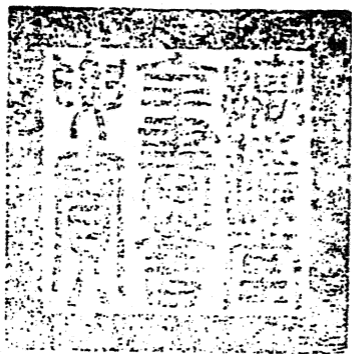
知人之明既而留夢矣亦薦之枋得復遺書夢矣曰江南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耻春秋以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一人如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夷齊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王倫一狎邪無賴市井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

無之則江南無人才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他志哉終不行二十六年夏四月福建叅知政事魏天祐執宋謝枋得至燕不屈死之初天祐見時方以求才為急欲薦枋得為功使其友趙孟頫誘枋得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对或媢言無禮天祐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為忠臣王莽篡漢

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為忠臣司馬子長云死有
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參政豈足知此天祐怒逼之北
行枋得以死自誓自離嘉興即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
復食既渡采石惟茹少蔬果積數月因殆是月朔日至
燕問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疾甚遷憫
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
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于地不食
五日死子定之獲骨歸莖信州枋得天嶺巖厲雅負奇

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
於二十年後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
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為任富貴貧賤一
不動其中初枋得之北行也貧苦已甚衣結履穿人有
勸德之者賙以金帛辭不受又為詩別其門人故友時
以為讀其辭見其心慨慷激烈真可以使頑夫廉懦夫
立云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八



總校官舉人 且 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 且 高棫生

謄錄監生 且 楊 鯤